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 年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逃跑演習

~\$ FILE / ME / UNDER / LOST

地點 | 紐西蘭

期間 | 2019/08/01 – 2019/08/30



新媒體藝術學系三年級

王仁薇

計畫內容：

非地方 (Non-lieux) 指人類保持匿名的場域，不足以被視為一個「地方」。以往，我們對於一個地方的想像來自它乘載的歷史及記憶，然而隨著科技不斷更新，這種充斥各式契約且能夠不斷覆寫的空間逐漸增加，也因此，在過量的個體移動和資訊傳遞之中，人類開始出現混沌、失去連結的孤獨感。我藉由日常的科技使用行為，探討在不同城市間，體感對於過渡空間的感知正將具象化時，又因脫離空間而失去覺察能力的臨界值。運用不斷加速更新的數據時代下身體被編碼轉譯的感知，將個體細微的體驗擴大，嘗試在群體中呈現我們與網路數據相互依存的樣貌及生活共感。

計畫日程紀要：

{ 2019/08/01 – 2019/08/02 Manila, the Philippines }

抵達奧克蘭前，我在馬尼拉度過了八小時的過境等待。由於簽證問題，我和同樣需要轉機的其他乘客一起被安置在一間小房間裡，斷斷續續地連著不太穩定的微弱機場網路消磨夜晚。臺北和馬尼拉兩地沒有時間差，沒有窗戶的房間裡整夜都開著刺眼的白色日光燈，讓人感受不到時間和地理位置的變化，只有電腦螢幕裡 YouTube 即時因地制宜地擷取我的定位並開始在影片播放之間推銷菲律賓廣告，才讓人逐漸意識到身心靈正在過渡的狀態之中，而 3C 用品比自己著陸的更快。

{ 2019/08/02 Auckland, New Zealand }

檢票人員沿著人龍掃描車票上的 QR Code 確認班次乘客，我把行李抬上機場和市區之間的接駁車，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巴士上沒有指示到站名稱的跑馬燈，所以我一邊開著 Google Maps 導航確保自己不坐過站，同時反覆閱讀房東在 Airbnb 訊息裡提供的罐頭式自助入住資訊。巴士裡昏暗的燈光，所有乘客臉上都清楚倒映著手機螢幕的光線，就像萬聖節拿著手電筒由下往上打亮鬼臉。入境前安裝好的 SIM 卡和網路讓我很輕易地就融入這座場景，但不禁好奇如果沒有科技牽引，我們該怎麼確認自己。

{ 2019/08/03 Auckland, New Zealand }

第一週我住在距離市區半小時車程的郊區小鎮 Morningside，鐵軌就在幾個街區外，每次火車經過時都能聽見轟隆的聲音和細微震動。房東爺爺在週六早晨到屋子裡邀請我喝早餐茶並向我介紹環境。所有在網路上蒐集的片段資訊和疑惑都在和他的對話之間被拼湊起來，他縮放著手機螢幕裡的地圖，解釋複雜的路段和網路評價以外的當地故事，我覺得自己像是吞了一本奧克蘭百科全書。

開通紐西蘭的門號後，我不斷收到電信公司各式各樣的推銷簡訊，手機也不斷跳出“Change trusted phone number?” 的提醒。預付卡讓任何人不必辨別身分就能擁有一組號碼，然而效期結束後幾個月，同樣的號碼就能夠再次被任何人購買，屬於我的紐西蘭記憶也會一併從這隻門號上被消除。這讓我對曾經使用過這隻門號的人產生許多想像，更讓人好奇下一個擁有這組號碼的會是怎麼樣的人，但我始終沒有回答手機對我提出的疑問。

{ 2019/08/04 Auckland, New Zealand }

早餐後我搭上公車前往另一個小鎮 Avondale 當地的週日市集。市集在一座舊馬場旁，便宜的新鮮蔬果和各式各樣有趣的二手古董使它成為當地人每週末固定行程的理由。手機天氣預報在抵達的第三天和被吹斷的傘一起正式失去可信度，冬天的 Auckland 是座沒有天氣的城市，風、雨水和陽光像是以秒在輪班的計時工讀，這座城市也因此被我命名為 Rainbow Land。

{ 2019/08/05 Auckland, New Zealand }

出國前某一天，我在 Instagram 上輸入 Auckland 地標瀏覽陌生人的 24H 限時打卡動態，意外發現一間和我很喜歡的加拿大獨立樂團 Winona Forever 同名的咖啡店。沿著海岸線不停朝南方走了好幾公里，北島的火山地形讓筆直的一條路走起來像是經歷一座峽谷，我才終於抵達這間咖啡店。店裡播放不熟悉的音樂，老闆笑著解釋店名的由來是強尼戴普為前妻留下的刺青，才將我從片面資訊的過度聯想中搖醒。

{ 2019/08/06 Auckland, New Zealand }

我在 Couch Surfing 上認識了短暫過境的德國姊姊 Natalia，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平貿易咖啡店裡度過 Auckland 的最後一晚。她把我的拿鐵和她的蛋糕熟練且精準地擺放在手機錄影模式中的格線交叉點上，分享她幾次線上交友經驗和網路平台上源源不絕的來信，並交代我在道別後必須替她留下一些好評。我一度以為自己像是租借了一台朋友機器人，使用完畢後要留下評論提供下個考慮租借的人參考。

{ 2019/08/07 Rotorua, New Zealand }

迎接第一段公路旅行的到來，五小時的車程沿途看著羊群和牛隻在山巒間恣意行走，而後抵達以地熱和毛利文化為名的小鎮 Rotorua。我透過網站上的好評在 Booking.com 預定了一晚單人膠囊房，櫃檯將我安排在一樓走廊最底端的邊間。踏進房間時襲來一陣刺鼻的老式香水味，隔壁房大聲嚷嚷的笑鬧聲穿透牆面，免費使用半小時後需付費的 Wi-Fi、無來由潮濕的地毯和搖晃的床板，我再次搜尋，想確認自己眼前這個評論裡描述舒適的地方，意外發現 Google 上的評價和 Booking.com 有非常大的落差，我頓時感覺自己像是一隻沒有媒體視讀能力的井底之蛙。

{ 2019/08/08 Taupo, New Zealand }

巴士穿越一片又一片樹林，司機沿途說著所經之地的古老傳說故事，我在通往 Wai-O-Tapu 地熱公園的公路轉角下車並開始步行，路上沒有任何人，山巒間四處都瀰漫硫磺味的煙霧，空氣和景色凝結地像是就要被吸入 Windows 電腦桌布一樣不真實，似乎正如同這座地熱公園被選為全球最超現實的二十個地方之一。

地熱公園的下一站是中繼點小鎮 Taupo，我在當地等待十小時轉乘夜間巴士繼續南下。在紐西蘭，大部分商店只營業到五點，將近四點抵達的我很快就看見店家開始清潔玻璃、整理門面，十五公斤的行李箱也被迫準時退出租借的鐵櫃。

{ 2019/08/09 – 2019/08/11 Wellington, New Zealand }

夜間巴士在早上六點半抵達紐西蘭首都 Wellington。我在網路平台上認識 Georgina，也因此展開了我在北島最驚奇的三天。她曾經旅行、居住過非常多不同的國家，而現在的穩定工作讓她繼續透過接待不同國家的人體驗世界。我們一起在街上尋寶、逛超市，做肉醬義大利麵配紅酒當晚餐，她的幽默感讓我們一起在沙發上笑到肚子痛，我分享的創作與生活也讓她備受啟發。

我和另一個在網路平台上認識的朋友 Tan 一起在海港市集裡度過早晨，兩個沒有任何相同人生經歷的人，在咖啡店裡卻像是和很久不見的老朋友重逢，我慶幸自己鼓起勇氣送出訊息。Wellington 是一座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城市，在這裡遇見的美好的人和故事都始於網路媒介的連結。接觸新媒體創作第三年，感受自己近乎被淹沒在二十四小時即時的數位追趕，我試著逃離這樣的感受卻同時深知無法逃脫。這座地球另一端的城市像是迴轉了我的逃生動線，讓人回到原點正視困在螢幕裡的種種情緒，看見媒體發展的更多面向。

{ 2019/08/12 – 2019/08/14 Wellington, New Zealand }

外食在紐西蘭餐廳是兩人以上的享受，份量總是過大的餐點讓我在抵達幾天後就開始投入超市的懷抱。每間超市都有相似的會員卡制度，任何人都能免費申辦並在結帳時獲得折扣，便利的自助式結帳功能更讓人能在完全不與他人交流的情況下完成購買流程，一切都是如此科技化且快速，一切都能是如此的疏離。

擁有船隻在紐西蘭家庭是很常見的事，我沿著海岸線旁的一排私人船屋步行，恰巧遇見正從船屋出門要划船去整理遊艇的老爺爺。黃色小船乘載他爽朗的笑聲和問候離我愈來愈遠，氣溫很低但午後的陽光正好，我繼續朝 Tan 告訴我的秘密海灘前進。

盛行的永續文化除了體現在紐西蘭的天然環境以外，許多機會商店 (Op Shop) 也透過再次使用的概念嘗試遏止快時尚所造成的污染、破壞、以及不公平的貿易等等，並同時運用所得幫助弱勢及相關基金會。

參觀完美術館 (Te Papa Museum) 後，我和 Alice 約在她居住的地方，距離市區大約三十分鐘車程的郊區小鎮 Petone。小鎮的主要幹道上排列過去留下的歐式建築，週間的鎮上沒有忙碌的身影，店家和行人帶著不介意時間流逝的生活感，Alice 在咖啡廳櫃檯前拿出一本皺皺的雜誌，並翻出一角折價券撕下，我忽然有身處在八零年代電影場景的既視感。

{ 2019/08/15 Picton, New Zealand }

今天是離開北島前往南島的日子，午後的渡輪上沒有太多人，乘客各自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南北島之間距離雖然不遠，但崎嶇的峽灣地形使到達南島的航行時間增加一小時。我在甲板上遇見前往南島例行性探親的英國老夫婦，老爺爺總是喜歡在渡輪上認識有趣的人消磨時間，而老奶奶則喜歡在船艙裡打毛線，這片海上風景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沿途景色。傍晚時分，渡輪進入平穩的峽灣，船長便新增開放船頭的甲板供乘客觀賞晚霞，晴朗的天空從湛藍色漸變成粉橘色，部分船艙人員也陸續走出甲板欣賞，南島門戶 Picton 接著慢慢出現在眼前。

Picton 是所有北島船隻到南島停泊的地方，稱作小鎮但其實只有一條主要幹道，路上大部分都是亮著 Vacancy 霓虹燈條的旅館，多數人都是短暫經過。抵達住宿點時，房東邀請我和整桌的房客共享晚餐，幾位住客在餐後帶我認識這座「中繼城」。

{ 2019/08/16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

從抵達 Picton 的瞬間到踏上離開的巴士這段時間，我的視野中不斷浮現相似電影楚門的世界裡的畫面：離奇平靜的海港景色、夜晚街道上亮著燈卻沒有人的精美櫥窗、每天早上準時發出叫聲的房東太太的鸚鵡，看似一座平凡的海景度假村，卻又隱約存在荒蕪、死寂的氛圍，而我已經準備好前往下一個城市。

{ 2019/08/17 – 2019/08/21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

後半段旅程，獨自旅行進入第三週的我在 Christchurch 時被大量的恐懼和孤獨感襲擊。媒體轉傳著一篇又一篇澳洲遊客在北島被搶劫殺害的新聞，和年初時造成全球轟動，在 Christchurch 發生的清真寺無差別射殺事件相加成，社群平台使我幾度無法踏出住所。

紀念品店櫥窗裡的高級玻璃杯對應著路上街友搖晃杯中零錢的聲音，我沿著 Google Maps 上的導航穿梭在這座四處都在建設中的城市裡，讓人想起臺北雜亂中又帶有秩序的模樣。搭公車到東北方的 New Brighton Pier 看浪花停留沙灘上的殘影，在海邊的圖書館裡靠閱讀撫平焦慮的心。

我的眼鏡在一次走進室內的瞬間因內外溫差過大斷裂，儘管嘗試了幾種黏著劑卻都在不久後失效，於是我開始了十天什麼都不太清楚的生活。手機替我放大菜單的字、確認遠方前來的公車，並記錄下我來不及看清楚的美好景色。

{ 2019/08/22 – 2019/08/26 Queenstown, New Zealand }

在紐西蘭的一個月，這是我唯一在還沒抵達前就感到嚴重觀光感的城市。預定住宿前，Booking.com 不斷提醒我這是當地的旅遊旺季，晚一秒就訂不到的各種聳動用字讓螢幕前的我也變得緊張。抵達 Queenstown 的巴士途經 Lake Tekapo，雪山融雪的礦物質讓越接近 Queenstown 的河流都是不真實的藍色。我的住宿就座落在湖水邊，五點就關門的店家定律在這裡完全失效，凌晨三點窗外都還有狂歡的人群在驚醒睡眠。

我的巴西室友白天在一間高級飯店打工，晚上在附近上英文課，每天都在換室友的她對比這裡的娛樂風氣顯得格格不入，遑論在背包客棧追求隱私的權利。抵達當晚才剛認識的三個室友，隔天我們就一起租了車去尋找菲律賓室友在網路文章看見的「天堂 (Paradise)」。車子在公路上不斷地繞圈，景色無法言喻，儘管後座的我透過 Google Maps 尋找，卻怎麼樣都找不到通往這個 Paradise 的方式，一個看得見網路評論卻看不見實際位置的「天堂」。

Queenstown 市區不需要半小時就能走遍，人們說這裡的觀光客比本地人還多，商家販售高價的服飾和紀念品，熟練地提供客人各式各樣的試吃、試用。大多數旅客都是為了市區週邊的雪場、極限運動而來，中心反而像是一個中繼點，人潮來去，床位不斷輪替，投幣式自助洗衣店二十四小時不停止旋轉。

{ 2019/08/27 – 2019/08/30 Dunedin, New Zealand }

在紐西蘭的每座城市都擁有一座植物園，規模不一，形式也不盡相同：有的修整方正，像是古老莊園的庭院；有的恣意生長，像是踏入一片溫帶森林。

最後幾天的住宿在紐西蘭最古老的奧塔哥大學旁，“Are you alright?” 我因此認識了六人房裡睡在下舖的伊朗姊姊 Zahra，歷經四十八小時的疲倦飛行，她正要開始她在 Dunedin 的觀光碩士學程，而我即將結束旅程。在頂樓的小廚房裡，伊朗的既定印象徹底在驚嘆和笑聲中被顛覆，我們開著 Google Earth 從高雄飛往德黑蘭，談及我的創作背景和她的專業、清真寺觀光對她的衝擊和啟發、伊朗的觀光議題、台北的城市壓力，我們不曾在生命中相交集卻擁有相似感受，也因此成為非常緊密的朋友。我參與了她第一天會面教授前的緊張情緒，她參與了我最後一天寄出明信片 and 超市採買的過程，最後一晚我們吃著超市泡麵，心裡卻非常踏實滿足。

8:39 AM

Auckland

11°

8:39 AM

Rotorua

10°

8:39 AM

Wellington

11°

8:39 AM

Picton

9°

8:39 AM

Christchurch

8°

8:39 AM

Queenstown

4°

8:39 AM

Dunedin

6°

“胡卡瀑布是陶波湖唯一出水口，也是懷卡托河的源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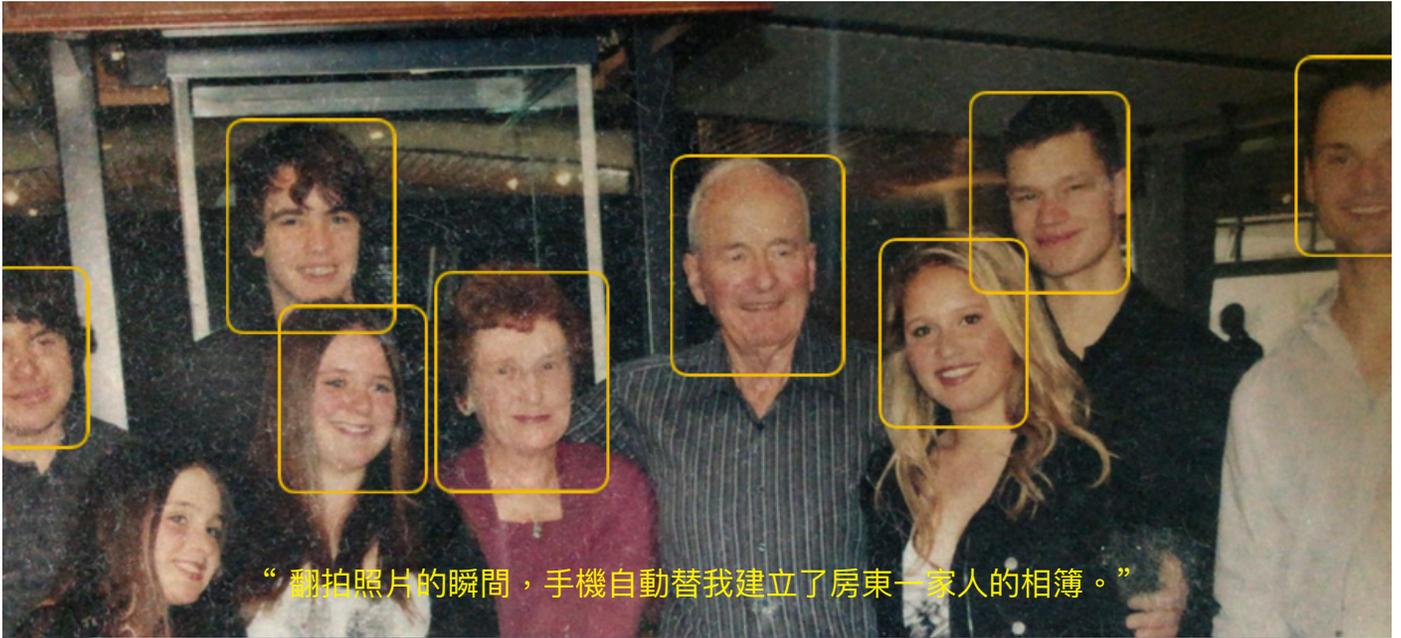
“走廊的盡頭有一塊逃生告示牌，接著就是我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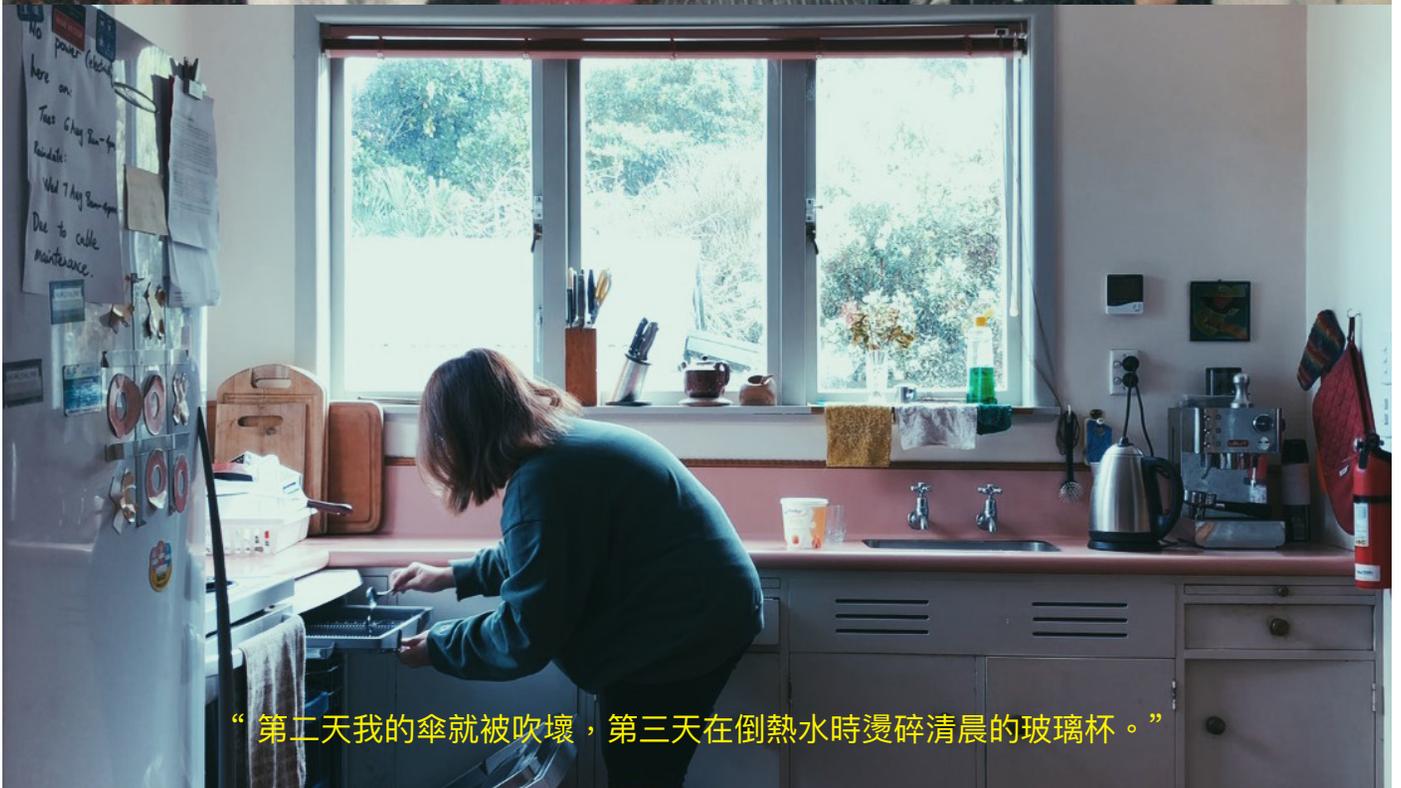
“我在喬治娜家嘗試了當地的蜂蜜、甜點和巧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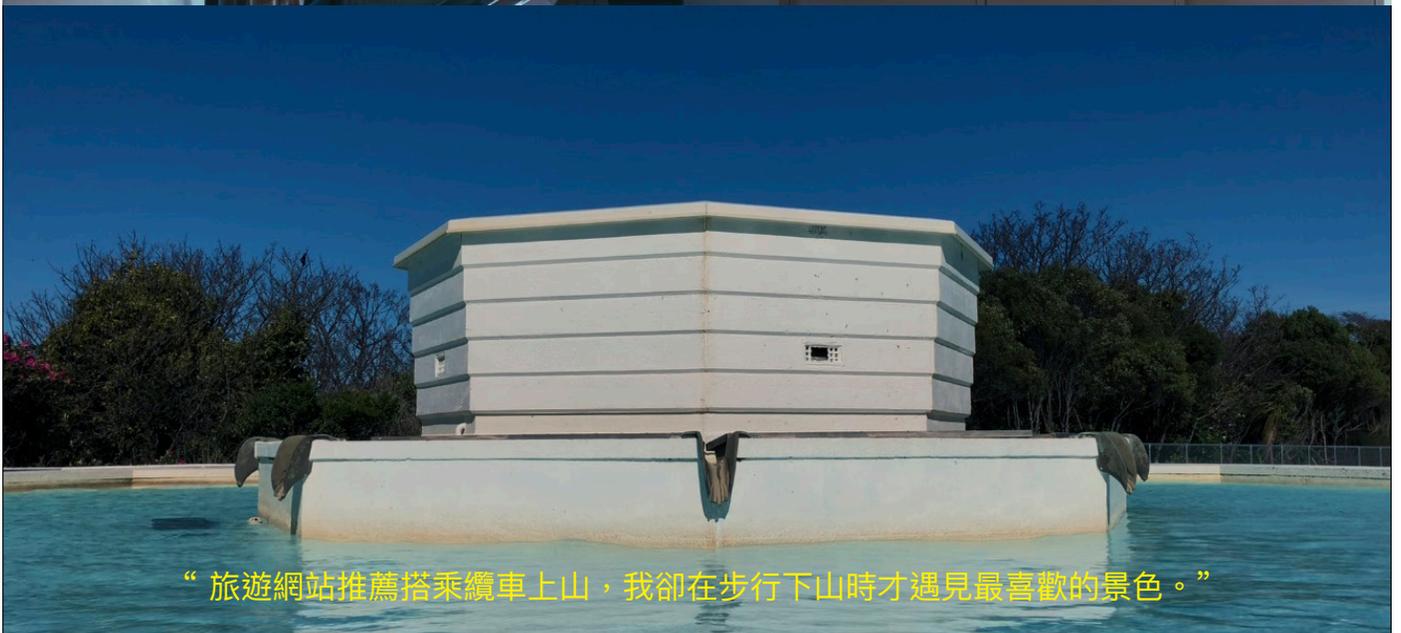
“基督城市中心有非常多荒廢的建築和施工中的工地。”



“翻拍照片的瞬間，手機自動替我建立了房東一家人的相簿。”



“第二天我的傘就被吹壞，第三天在倒熱水時燙碎清晨的玻璃杯。”



“旅遊網站推薦搭乘纜車上山，我卻在步行下山時才遇見最喜歡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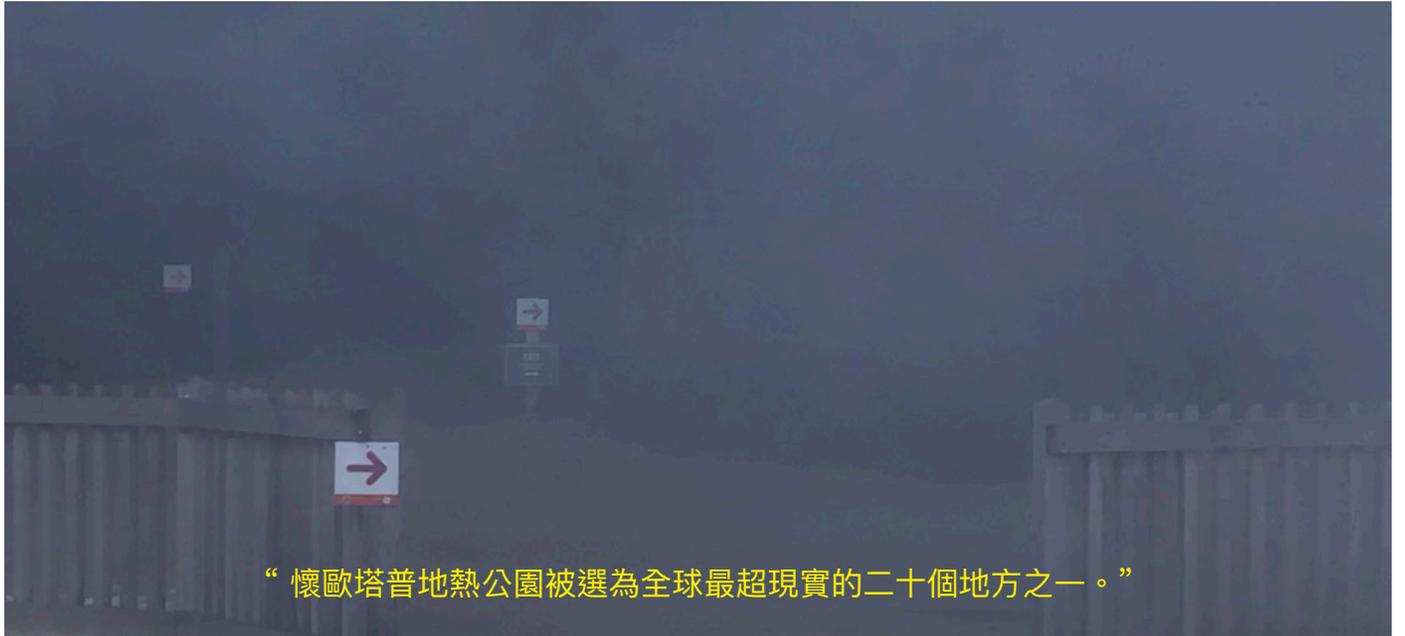
“Zahra 正要出發去新生茶會，我準備前往機場前道別的合照。”



“南北島之間雖然不遠，但崎嶇的峽灣地形使航行時間增加一小時。”



“她在咖啡廳櫃檯前翻出一角折價券，我忽然有身處在八零年代電影場景的既視感。”



“懷歐塔普地熱公園被選為全球最超現實的二十個地方之一。”



“喬治娜和我一起度過週末，逛街、尋寶，煮肉醬麵當晚餐。”



“在機會商店裡所有物件都會被重整記憶。”

體驗心得：

{ 前言 }

在近兩年的創作脈絡之中，我運用現代人所熟悉的數位圖標、網路搜尋引擎等多種日常運用的新媒體及科技使用行為，探討人類的心理狀態在生活中和公共 / 私人空間、距離之間的關係，例如樹林、逃生出口及公共鐵櫃等。而延續著正在發展中的創作概念，我將這次漫遊方向定位在探討城市空間、發展速度和人類隱私之間的關係。

相較於不斷更新、追求分秒即時的世界大國，我選定的是地理位置偏遠、背離旅遊旺季，位在南半球邊陲的紐西蘭，並以南北島共五座各具特色的城市為漫遊目標：奧克蘭（Auckland）、威靈頓（Wellington）、基督城（Christchurch）、皇后鎮（Queenstown）和但尼丁（Dunedin）。透過穿梭在這幾個同樣座落在世界邊陲，卻因為自然環境的相隔及不同的發展方向而自成一格的城市之間，我希望能夠在移動、跨越的過程中形塑出當地和台北、世界步調的異同。

{ 心得 }

現今的科技時代下，交通、媒體縮短了人與空間的相對距離、實際地理位置的距離、時差的距離、網路社群的距離，又或者是看似親密卻又疏離的情感距離。然而當向外連結成為一種繁瑣的狀態時，我們似乎也從創造科技的物種變成同時被科技操控生活的群體，這樣短暫、過渡性的狀態經常反映在現今多數人的共同感知經驗裡，人類也因而開始出現混沌、失去連結的孤獨感。

以法國當代人類學家 Marc Augé 所提出的非地方理論作為觀點，在當代，車站、連鎖超市、旅館這些因應加速人或物的運輸而產生的設施或流動型的公共空間，每分每秒都經歷著持續覆寫的狀態，我們的生活模式近乎趨近於電腦程式裡儲存數據資料的位元：契約執行、關係結束、再次寫入。人類的狀態透過便捷的網路不斷被寫入數據結構之中，網絡世界儲存任何人的軌跡。

在為期一個月的漫遊計畫中，我穿梭在各式不同的流動空間裡，我的身分在巴士座號、床位、預付卡門號之間持續被幾十個幾百個數據覆寫，在大數據裡，我們都只是暫時經過。然而，在不同城市與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性別的人相交集時，我在與他們的談話裡，不再因為不停過渡的狀態感到失去連結，反而獲得許多視野以外的故事。

出發前一個月，我利用沙發客平台及 Facebook 背包客社團和當地人、即將前往當地的旅者聯繫。我的帳號在沒有他人評價的初期，發送出的訊息幾乎每一則都像是石沈大海，不斷重複投遞的過程更讓人一度懷疑自己傳送的是罐頭訊息。整個月的旅程中，我藉由線上平台的牽引，除了認識許多富饒的靈魂，在威靈頓時我也和居住在當地的 Georgina 一起度過了非常充實的三天。

Georgina 住在市區裡的一間小公寓，整面的書牆和懸掛在牆壁上的畫作都訴說著她品味生活的方式，一天晚上的餐後我們在沙發上看電影，我向她分享我的創作脈絡，談及網路時代的情感轉化，Georgina 和我提到她對於這個時代感到最有趣的交流方式：轉傳。她認為，當情緒的渲染力不再需要面對面的方式才能達到時，透過幾個按鍵就能轉傳具有認同感的文字、影像，讓多數人依舊能與距離遙遠的親友交流情感。和她道別後，我在我們相識的 Facebook 社團裡留下了我們的合照和文字，有超過我自己擁有的好友數的六百多人對我的貼文按讚，還有非常多人在底下和我交流影像或情感，這也讓接觸過許多新媒體創作卻因網路使用的焦慮自我束縛的我，重新意識到新媒體影響人類使用範疇的不同面向。



在但尼丁的住宿，我和伊朗人 Zahra 在頂樓的廚房裡運用 Google Maps 交流我們的不同背景，我才因此意識到自己雖然抱持開放的心，但對中東的刻板印象卻非常陳舊。研讀觀光的她和我分享她對改變回教國家、清真寺觀光方式的想法，我因此收穫許多創作上的靈感。若不是我在最後兩天意外訂到奧塔哥大學旁的住宿，如果 Zahra 沒有在新生入學前提早抵達紐西蘭，我想我並不會理解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專業，是如何藉由彼此的異質性相互啟發、如何成為彼此的連結。

”Expect less, get more.” 是我對這趟旅程，也是對未來生活做的註解。我透過採集、擷取的方式，將所經之地的這些感官體悟與考驗覆寫進我的創作和生命經驗之中。而我也將繼續以創作行為帶入生活的模式，將藝術交流、表現的過程發生在人流來去的公共空間中。